

有几处容身房的人应该不多,但有几个分神群的人肯定不少。神游于各种各样的群间,看得多了,也见得广了,心情却变得杂陈了,仔细一咂摸,原来一句话——

微友若只如初见

文/王乾荣 图/朱志齐

群主吾兄,微信常读,久未谋面,甚念。

鄙人陆续退了几个群。咱群足下创之有年,于此度过美好、难忘时光,故一直存留,但终于犹疑。

我先前的家族群、同学群、同事群,以及文友群等等不多的几个群,其中每位微友,均熟,哪怕他们起了微信名如“小草”“震旦”之类,我也知其尊姓大名,更重要者,是悉识他们为人的根底,正如知群主您老兄。

知根知底,方可说真话,倾诉情感,略有不慎,说漏了嘴,放些傻话,也不遭嘲讽、耻笑,乃至群殴——在这样的群,心底踏实,神经松弛,肾上腺素和多巴胺、内酚酞汨汨分泌。

加一个群,不就为获取信息、增长见识、联络情感吗?所谓朋友群,

乃群中皆友也;看怪里怪气的“微名”,不知他是啥人,若是“非友”,不如退避三舍,求个心净。

忆及咱群,在足下主持之下,微友们志同道合于创作繁荣、学会常青、探讨商榷而各抒己见,却无意气之争,即使圈内晒物绘景,也无不话语文明、情暖如春、其乐融融。尤其尊敬的铁兄在时,那是怎样一个境界?铁兄谢世之后,杨兄在悼文《只留清气满乾坤》一文中忆道——

铁兄从2013年春天始发微信,首先是一组照片,说:“春天来到我们大院,大院的花都开了,从我办公室窗口望去,一片葱茏,春意盎然。”

2014年春天,铁兄拍了两组照片,又写道:“大院的迎春、玉兰、叶儿梅还是顽强地开了。我喜欢这些身边的小花。米兰说,我很小,但并不卑微。桃花说,我热烈,但并不妖冶。杂花生树,和谐共处,大院的主人亦如此。”

2015年春天,铁兄写道: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转眼在大院工作33年,人也成为大院中一株草木。”

王兄读后赋诗一首:“时有春花开,满院扑鼻香。君是花中人,堪比工蜂忙。”

梅兄补充道:“应该是,人也成了大院中的一棵参天大树。”

铁兄回道:“谢王兄、梅兄,这抹绿色之下有我几滴汗水而已。”

这里梅兄即老梅,咱们的熟友。王兄即是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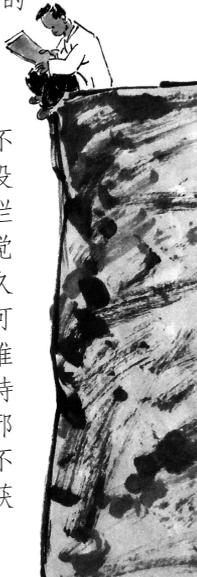
回忆温馨,如沐春润,求之不得,寤寐思服。老梅“参天”之说,稍加溢美,却不为过;在下喻铁兄为工蜂,表钦佩,真心话,毫无夸张。夕阳芳草寻常物,解用都为绝妙词,铁兄文采性情,何其感人。

令人痛惜的是,铁兄离世有年,似乎,再也没了友朋间如此你来我往、相互对答、真挚热烈的情感交

流。不知何时,群内竟添不识之人,语言也渐无伦次,甚至粗鄙起来。

通过胡乱拉人,现成员杂七杂八、三教九流,啥怪物都有,观念相左者,争论如鏖战,戾气袭来,恶语相加,脏话不堪入耳。在下就此见识了一个新词——跪舔。真富有创意啊,但这无疑或是造本词者的自玷自照吧。不同意人观点,要么沉默,要么实打实批评好啦,何苦如此秽语伤人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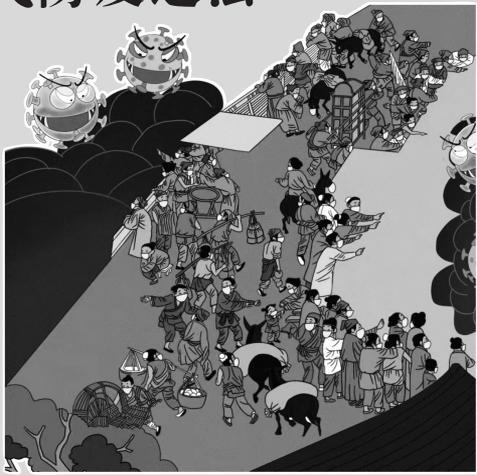
此前,您老兄及诸仁兄不时在圈内转些饶有趣味的东东,颇值一阅。惜我今因他事瞎忙,恐不能常来看看。若既在群,便不愿做一具“僵尸”,没劲,也不想看污言烂语坏了眼睛。故觉“梁园虽好,终非久留之地”。此情不可道,此别何时遇?唯愿本群在老兄主持之下,扬正气,祛邪风,怡人情,故心不移,玩得痛快,收获盈满……



古代防疫之法

文/卜庆萍

图/赵曙合



从“疫”字可以看出,古人很早就知道疫病相关知识,因此古代防疫之法多种多样,尽管当时医学不发达,但古人在数千年的努力实践中,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

隔离之法

我国诸多历史文献中,记载了当时的“隔离”之法。《睡虎地秦墓竹简·法律答问》载,秦国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“疠所”居住的规定。《汉书·卷十二·平帝纪第十二》载:“民疾疫者,舍空邸第,为置医药。”《晋书·王彪之传》亦载:“永和末,多疾疫。旧制,朝臣家有时疾,染易三人以上者,身虽无病,百日不得入官。”这说明秦晋时期,古人就知道对瘟疫患者“隔离”的重要性,因而制定了相应法令。到了南北朝时期,“隔离防疫”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。萧齐时,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“六疾馆”,以隔离收治患上瘟疫之人。隋朝与萧齐类似,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“病人坊”。

养正之法

《内经》曰:“不相染者,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,避其毒气。”古人重视内求,认为正为本,邪为标,预防感染,首重扶正,正旺则邪不能侵,所以“养正”乃是关键。

艾灸之法

古人认知到,艾灸可“壮固根蒂,保护形躯,熏蒸本原,却除百病,蠲五脏之病患,保一身之康宁。”所以古人非常重视趁未病时艾灸,以避免感染疫毒。《扁鹊心书》曰:“保命之法,灼艾第一。”扁鹊是说,艾灸能保命,不但可用于治疗,亦可用于预防。可见,古代艾灸也是防疫之法。

药囊之法

古人认为,疫毒是一种偏性极重的邪气,可用药物偏性克制疫毒偏性。如将药囊悬挂于门户、帐前,或佩戴于手臂头顶,可以预防疫毒感染,所以民间有“戴个香草袋,不怕五虫害”之说。

药浴之法

药浴之法,即通过中药药浴来发汗排毒。《内经》曰:“又一法,于雨水日后,三浴以药泄汗。”清代刘松峰在《松峰说疫》一书中记载:“于谷雨以后,用川芎、苍术、白芷、零陵香各等分,煎水沐浴三次,以泄其汗,汗出臭者无病。”这都说明,药浴也是古人常用的防疫之法。

粉身之法

古人认为,身上抹粉也能预防瘟疫邪毒。晋代名医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中,记载了用皂荚、牡丹、细辛、干姜、附子等配制而成的药物,既可纳鼻中吸之取吐,亦可外粉周身,用以祛邪辟秽,甚至还可用于治疗牛马疫病,一方兼而多用。

烧烟之法

清代《验方新编》中,有空气消毒之方,以“苍术末、红枣,共捣为丸如弹子大,不时烧之,可免时疫不染。”此苍术味道芳香,内可化湿浊之郁,外能散风湿之邪,烧烟亦有空气消毒之功效。以中药烧烟给空气消毒,这样可以干扰病毒,祛毒祛疫,调和环境,使人不病。

消毒之法

古人的消毒,一般是针对病人用过的所有衣物。大多用蒸煮的方法,进行高温灭菌。清代贾山亭《仙方合集·辟瘟诸方》说:“天行时疫传染,凡患疫之家,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,则一家不染。”

综上所述,古人面临疫病时,不但有隔离、养正等约束,改变人的方法,还有烧烟、消毒等改善环境的方法。时至今日,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战胜疫情,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,万不可丢在身后!

灶台物语

生活就像蘑菇开会

文/阿福 图/勾犇

平菇、杏鲍菇、口蘑、鸡枞菌,蘑菇其貌不扬,混搭青蒜爆炒,却能激发无比鲜美的味道。毒伞、斑蘑菇,鹿花、绿帽菌,毒蕈千娇百媚,无论与谁搭配,都可诱发中伤性命的机会。

生活就是这样:漂亮的外衣之下可能包藏祸心,无奇的外表之下往往胸怀坦荡。

